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六〇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誘敵郝素玉

卻說何路通跌入陷坑，暗說：「不好，此番要遭惡人手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聽有人大嚷：「拿奸細呀！」登時撓鉤並下，將何路通擒上坑來，用繩索縛好，抬到莊上，進去通報。莊主吩咐：等天明審問。莊丁復將何路通抬入門內，緊緊看守。才交天明，忽聽莊主說道：「叫他們把昨夜拿的奸細，押來審問罷！」

只聽外面答應，房門一開，進來兩個莊丁，叫聲：「朋友，咱莊主爺，叫你去問個明白。」何路通也不答應。莊丁走上來，連推帶拉，擁出房門。何路通道：「爾等這些狗徒，何必拉拉扯扯！咱老爺既誤中奸計，還怕什麼？」說著又轉了七八個彎兒，才到一處所在。何路通仔細觀看，見是三間廳房。莊丁走到此處，便不走了，就將他拋在地下。又見廳上走下一人道：「帶上來！」莊丁不敢怠慢，答應一聲，把他推上台階。何路通往裡一看，廳上坐著一男一女：男的是郝其鸞，女的是郝素玉。何路通站在那裡，兩眼圓睜，大聲喝道：「爾這一對童男童女：你們老爺到此，還敢這大模樣的，坐在那裡擺架子，實在不知抬舉。爾若知罪，應該親自下階，親解其縛，加以上位，擺酒壓驚。或者你何老爺見你如此款待，過意不去，那時等大人到此，代你求個情，死罪改成活罪，留你在世上多活兩年，也顯得咱老爺好生之德。爾等如此，那時可不要怪咱老爺。」

哪知郝其鸞兄妹並不動氣，反笑說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在施不全跟前作個什麼官兒？好好說來，讓咱老爺知道。」何路通大喝道：「爾既問咱姓名，爾等坐穩了，咱老爺姓何，名路通，官居千總之職。」郝素玉道：「這千總是幾品呀？」何路通道：「八品。」郝素玉道：「昨日那個紅臉的，他是什麼官職？位居幾品呢？」何路通道：「你又問他，他是參將大老爺，位居四品。」郝素玉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你比他小了。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個無名小卒。你姑奶奶開好生之德，放你回去。還叫你那個紅臉的出來，與姑奶奶步戰。與爾這小卒，不屑相鬥。就便把你殺了，也不享名。」說著，叫：「將他解了綁，把他兵器還他，令他速速回去。」莊丁答應，立刻把繩索解下。何路通聽了這話，把臉都氣紫了，已見把繩索解下，遂望著郝素玉道：「你這毛丫頭，休得大言，是好的，敢與你何祖宗戰個幾合。」

郝素玉道：「你速回去，叫那個紅臉的來，你姑奶奶不屑與你相見。」何路通沒法，只得轉身往外，出了莊門。看看天色尚早，太陽才出。一面走，一面暗道：「我回去何辭以對？」忽然說道：「我可如此如此。」主意想定，一會已至客店。

大家見何路通從外面進來，又見他臉上都是血痕，忙問道：「何大哥，你昨夜到哪裡去的？敢是上菊花莊去過了？」何路通答道：「正是。」眾人又道：「你為何臉上都是血痕？」

何路通道：「不瞞諸位講，咱昨夜由水路而去。到了那裡，哪知他四面護莊河內全種著水葦，咱又尋不出路徑，只在水葦內躡出去了。那水葦的葉子，其快如鋒。後來到了岸上，又中著埋伏，跌入陷坑，被他們擒住。將我綁了，抬到莊上，見郝其鸞兄妹兩個。被咱用話激了他們一陣，他後來見我的話有理，我是用話謊了出來的。算是他莊上路徑我已熟了；不過不能拿著他們一個回來，有些慚愧。」說罷，又去見施公，告稟一切。

施公也說：「你辛苦了，且去歇息吧！」何路通答應了出來。關小西一心念著：昨日與郝素玉步戰了五〇合，尚無勝負，今日若不將她擒住，何能再有面目見人。心中想罷，便去請了施公，並大眾一齊騎上了馬，復到昨日戰鬥之處。

施公等勒住馬，站在後面。關小西踴躍上前。只見郝素玉已先到了。關小西便跳下馬，搶在上首立定腳步。郝素玉也下馬。二人更不打話，交上手又戰起來。只見郝素玉一個斜插花勢，執定繡鸞刀，猛向關小西左肋下刺進。小西正跑得飛快，忽見左肋下有刀刺到，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趕著用刀將刀往下磕，指望這一刀磕下去，就要將郝素玉的刀打落在地。哪知郝素玉更加靈便，見關小西一刀磕來，知道他力已用足，必要將手內的刀打落，他即趕著把刀收回。關小西一刀磕了個空。兩人一來一往，又戰了二〇幾個回合，仍殺個對敵。郝素玉道：「你昨日說馬上戰的不好，要步戰。今天步戰過了，也是難分勝負。咱姑奶奶另想個法兒，咱們不用兵器，在這拳腳上比些功夫，來往再戰一百合。姓關的，你敢同姑奶奶比試麼？」關小西聞聽這話，正中心懷。關小西就擺開架式，搭上手復又戰鬥起來。只見兩個人，一拳一腳，莫不愧：「拳打南山猛虎，腳踢北海蛟龍」。郝素玉更有一樁好看，一對金蓮小腳，盤旋飛舞，煞是令人目眩神迷。畢竟關小西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